

在回家的路上，年轻同修说：“你讲的时候，我感动的都要哭了。”我说：“你也很棒呀！一直发着很强的正念。”她说：“我一个人给人讲时总是胆胆突突的，没你那么坦然。”我告诉同修，我开始时也一样，这条路必须得自己走出来。就是对方不三退，也要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把善留给他们，这就是证实法。

师父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4]

有时候，我也会出现懈怠的心，成天东跑西走，太累了，想歇息一天。可又想，救人的事是师父让做的，这是“使命”。使命是荣耀，是责任，大法弟子的心和时间必须都要用在完成使命上，所以我在讲真相上从不敢懈怠。我想，我入门晚，但我也是师父的弟子，我没有理由不做好，没有理由不精进，相反还要更精进才能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我讲真相迈出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引导。没有师父，别说救人，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网 第十七届大陆法会

特刊[二]

- | | |
|----|--------------|
| 02 | 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 |
| 09 | 尽力救度那一方众生 |
| 17 | 深山沟里的大法徒 |
| 24 | 讲清真相 历届学生得福音 |
| 33 | 浩然正气来自于大法 |
| 41 | 家里家外救人忙 |
| 48 | 众生在心 意无懈怠 |
| 53 | 师父时刻在我身边 |



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是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一九九九年我十四岁时，与母亲一起得法修炼至今，下面把我这二十年来的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放下一切 坚定修炼

二零零零年九月底，我与母亲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十月一日那天，我和母亲在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绑架到了看守所。后母亲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为我尚未成年，不能判我。但是因为我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他们也不让我回家。我一直被非法关押了九个多月，最后警察勒索了我家三千元钱，才让我回家。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坚定信仰，炼功，讲真相，不配合恶警的要求，遭受多次电击、鼻饲灌食、戴重型脚镣、铐手铐、关小号等多种酷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坚定的闯了过来。后来我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讲真相，又几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班迫害。我两次被无理开除学籍。

那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父亲、亲属、市公安局长都试图“转化”我，利用各种手段，哄骗、恐吓、酷刑等，想让我违心的写个“不炼了”，就放我回家上学。但是我们修的是真、善、忍，我怎么能说假话呢？

师父说：“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1]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修炼大法没有错。最终，我放下了对前途和亲情的执著，坚修大法，心不动。

我的家庭生活条件一直非常优越，我是独生女，在家里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被绑架的前一天，还吃着牛排与炸鸡柳，可是在黑窝里，吃发霉的棒子面粥与几片白水煮菜，碗底都是泥沙，有时还吃不饱，遭受了很多酷刑。虽然这么大的反差，但是我心中有大法，有师父的保护，我闯了过来。

有时候，众生还会主动上门听真相，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举个例子：一天傍晚，我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回到家，刚进家门，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外面站着四位女士。她们问：“大姐，是你家要卖房子吗？”我说：“不卖呀！”她们说：“没错呀，就是你家要卖啊！”我纳闷：我从没打过广告说要卖房子，她们咋到我家来买房子呢？我说：“你们进屋说吧。”四人进了屋。

这时其中一个人说：“大姐真好，一看就善良。”我立即明白了，这哪是来买房子，是来听真相来的啊。我赶紧把手机放到窗外的窗台上，把门关上，并求师父加持，让她们听真相得救度。我说：“大姐问你们一个事，这事比买房子还重要，就是三退保平安。你们听说过这事没有？”四个人站成一横排，吃惊的望着我，说：“没听说过啊，还有这事？”

于是，我就给她们讲真相，她们听的很认真，最后都退出了团、队组织，每个人都接了护身符。她们高兴的说：“大姐，你说的我们信，就是看你特善良。”我说：“你们再到楼上问问谁家卖房子？”她们说：“不问了，先不买了，我们回去了。”刚才急着买房子，现在不买了。这四个人，肯定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她们下楼后，我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感谢师父！

还有一次，一个年轻同修跟我说：“我家孩子跟老师学乐器，我想给老师讲真相，但心里没底。”我说：“咱俩一起去，你发正念，我讲。”路上，遇到一个人，我讲真相，同修发正念，那人痛快的三退了。给他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时，他非常高兴，还非要给我钱。我说：“资料是送给你的，给好人的，不收钱。”他连说：“谢谢，谢谢！”那种感激之情让我难以忘怀。

到了孩子的乐器老师那里，老师正在上网课，没空出来。老师的母亲接待了我们。我和同修相互看了一眼，同修立即发正念，我给老师的妈妈讲真相并劝三退，送她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她高兴的接受了。

我说：“也给你儿子一个护身符和一本《天赐洪福》真相资料。你让孩子好好看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我说的做，他一定会很快好的。”她好象看到了希望，连声说：“好，好。”我又说：“你们敢不敢在病房里大声念？”她说：“敢。”我说：“那样效果更好，但要诚心啊！”她非常感动，突然握着我的手说：“大妹子，我一直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有困难没人管，没有人帮。今天碰上你这么好人，告诉我这个大事，真是遇到好人了。”她握着我的手，激动的哭了，眼泪都落到了我的手背上，我也被感动的泪盈眼眶。

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又去那条街上讲真相。正好看见她从医院门口出来，乐呵呵的，愁容不见了，象换了个人似的。我想过去问候她，可大街上人太多，转眼，她已到马路那边了。我相信，她和孩子已经得福报了。

类似这样的事有好几例。

我体会到，讲真相顺利时，千万不要有欢喜心，那样效果一定不好；受挫时，也别灰心，出现什么事都是为成就自己。我牢记师父的话：“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呀？谁要呀？”[3]自己状态不好时，就多学法，多发正念，需要时我发正念会在一小时以上。

众生都在等着得救

现在，中国大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依然严重，但众生也在觉醒，形势在急速变化。有的同修说：“救人难。”我认识到救人效果也是个人修炼境界的体现。觉的难，可能就寸步难行；不怕难，把救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路就会越走越宽，会感到把人救了是一种欣慰和快乐。我哪天要是不出去讲真相，心里就觉的不得劲，有种空落感，只要一走出家门，心里就亮堂。面对面讲真相，一天少则三、四人，多

二、在各种环境中配合同修救度众生

1、上学期间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很快联系上了离我学校非常近的一位阿姨同修。我可以每周末都住在她家，自制五百来份真相资料。周一，我把真相资料带到学校，每天下课，我骑车出去发放七、八十份。一年下来，我发了上万份真相资料。

同时，我也经常进入一些别的大学宿舍，挨屋发真相资料；有时和同修配合，去各大医院的住院部，给住院的人发真相资料；有时去公园，给里面的人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利用修车、修鞋、买东西的机会，面对面的给人讲真相，劝三退；去商场给服务员讲真相，做三退。

2、山区租房

二零一零年，我和一个外市的同修结了婚。结婚时，一切从简，我们只是到北京的姑姑家住了几天，就算旅行结婚了。我们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都不错，但是我们不想把太多的时间、精力、金钱用在这上边，所以没有穿婚纱，也没有照结婚照，我们很简单的就把婚事办完了。

婚后，公婆为我们在市里买了一套一百三十多平的单元房，我父母这边的市里也有一套二百多平的单元房。在两边，我们都可以如意的做好三件事，发挥自己的特长，全力投入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来。

丈夫的工作地点比较偏近山区，很清闲，不用经常去。但为了方便救度偏远山区的众生，我们放弃了回家住大房子的条件，选择在附近租了一处非常简陋的老房子。这老房子脏，虫子又多，房里墙壁上往下掉土，屋里还跑老鼠。门口一条老街的房子基本全都倒塌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我们考虑这里来回走动的人少，环境清静，方便做真相资料。于是，我们抱去了三台打印机，在那里专门做真相资料，也救度那一带的众生。

3、小组配合

我们通过市里同修的协调，找到了附近居住的同修，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长期处于独修状态。我们就在我们的住处，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一周三天，在一起集体学法，平时一起出去救人。有时凌晨三点多，有时半夜十一点多出发，我们集合驱车前往附近的村庄。进村下车后，两人一组，挨家、挨户不落的发放真相资料，然后再在下车处集合。

几年下来，附近山区的每个村庄，我们基本都发了好几轮。一般一周两箱，五百份资料，现在已经发放了几万本真相册子。

去年的一天早上，出去发资料回来开门时，我惊奇的发现，我们租住的百年老房的破旧木门上方开了一束优昙婆罗花，有十四朵。我们很激动，让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都看了，大家都很振奋。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

大家有了修炼的整体后，互相关心，提高很快。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年女同修，经济很困难，每月靠一百来块钱的养老金自己独自生活。她住的房子比我们租的房子条件还艰苦。一次，我去她家，她非要让我把她的五百元钱拿走，做真相资料救人用。我知道这五百元钱她攒的是多么的不容易，怎么也不忍心拿她的钱。但她说，这钱不是给我们的，是给救人用的；我不拿，她就真生气了。如此真诚的心，使我不能再推辞。

这位老同修虽然只念过两年书，但每天在家学法、炼功，从不放松，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我送给她一些本和笔，她工工整整的抄了四遍《转法轮》，平时还抄其他讲法。一个小时的抱轮，她炼一年多了，每天坚持。疫情期间封村，她没有真相资料，她就在家自己写救人的短文，每篇二百来字，一共抄了二百来份，走出去，发给了周围的乡里乡亲。虽然文章中还是有错别字，但她那颗真诚的心，实在让人感动。

学法，快提高。

中午回到家，发正念时手冻僵了，伸不直，全身都冻透了，脸被风吹的发干，心里有种委屈：“修炼咋这么苦呢？这要在家猫冬多好啊！”随即眼泪也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哭呢？没人逼你出去呀？可是如果不救人，我来世间干啥？满天的神眼都在看着大法弟子呢！你不是要回家吗？这个苦只是上天的梯子上的一个阶梯，这么点难，就挡住你了吗？”当我这样想时，心里一下就敞亮了，生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心情好起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要把众生装在心里，再难，我也要出去继续救人，请师父多给我安排一些有缘人让我去救。”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出去面对面劝三退，同修发正念，我讲。见远处有一个年轻司机在装货，我就上前给他讲真相，讲三退的重要。刚说了几句，他火了，说难听话，还要举报我。他胳膊上刺着龙蛇图案，一脸怒气。以前碰到这种人我就走了。这次我没有走，我说：“小伙子呀，大姨不图你别的，就图你明真相能得救。现在是灾年，你得救了我放心。将来要有大灾你知道不？”我是真心为他好，所以说完这几句话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发正念的同修也被我的话感动的落泪了。小伙子愣愣的看着我，态度变了。他说：“大姨，你别哭，刚才是我不对，我退，我入过少先队。”

北方的冬天，嘎嘎冷，可当我心思用在救人上时，经常不觉的冷，反倒感觉暖和。有一次，我讲真相时碰到一个一脸愁容的中年妇女。我问她：“姐妹，你好，你知道三退保命的事吗？”她说：“不知道，我现在没心情。”我说：“啥事把你愁成这样？”她告诉我：“孩子上个月在北京做手术，花了十多万，落下了后遗症，正在住院呢。找哪都不管。”我说：“共产党欺压百姓，没说理的地方了。”我又问她：“你孩子现在清醒吗？”她说：“清醒，就是不能走路。”我说：“有办法，我告诉你一个救命方法。”

接着，我给她讲真相并劝三退，给了她一个真相护身符，57

法好，真善忍好”有佛保佑。又把护身符和一本真相资料给了她，她脸上露出了笑容，连说：“谢谢你了！”我说：“不用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她说：“谢谢大法师父！”我说：“别忘了，一定要给家人看，让全家人都得救。”她说：“知道了。”

在救人中修好自己

我经常在菜市场讲真相。在停车场旁边等着买菜人出来，有时在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看见有人拿东西多，就上前帮忙，帮助挪车子、抱孩子、拿东西，搭上话后，就讲真相。

有年腊月，天特别冷。见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拎着好多年货出来。我上前帮他们挪摩托车。车特别重，我在家都没干过这么重的活。他俩见我帮忙，挺高兴。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男的一听，就把脸沉了下来，说：“你干什么的？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是救人的。”我边帮他扶车子边给他讲。那天刚下过雪，太阳很晃眼，我戴着墨镜。他突然一挥手，把我的墨镜打出四、五米远。我没有生气，我说：“不听就算了，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刚说到这，他歇斯底里的喊：“我就相信共产党，你再说，我就报警。”他的话音刚落，就听“砰”的一声，他的摩托车的内胎爆了。

这时，围上来不少人，都看着我。我一直发着正念，心态祥和，觉的这个生命很可怜。他低着头，一下一下的踹着摩托车，就是打不着火，俩口子最后推着车子走了。旁边人有同情我的，有说风凉话的，有不拿好眼神瞅我的。我站在雪地上，一动没动，心里没有一点怨。人散了，我忽然感到很难过，众生被恶党毒害的这么深，多可怜啊！将来怎么办呢？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了下来，多么希望众生都能听真相、得救度，那多好啊！

我向内找，为什么那个男人生那么大气呢？我发现自己也有争斗心、怨恨心、不服气的心和面子心等。善心小，说话没有力量，清除不了操控对方的邪恶因素。我提醒自己多

4、发挥特长

为了方便救人，我们买了一辆不用挂牌的摩托车发动机的红色小车。我们给它起名叫“飞红”。我们曾经开着它，时不时的往返六百多里地，去外市沿途救人。一路开车，一路发放真相资料，见人就给，我们配合的非常好。一年后，有同修想开车，我就将“飞红”送给了同修。

我们又买了一辆不用挂牌的小黄汽车（老年代步车），我们给它起名叫“飞黄”。此车和汽车一样，开起来更顺手了。年轻人开这种车很不体面，但是为了路上开车发放真相资料安全，我们还是放下了这个爱面子的虚荣心。

有了“飞黄”，我们每次出门，几乎都不闲着。不是一路在车上刷胶，沿途贴标语，就是一路发放真相资料，或是给同修开车，拉送资料。有时，我一边开车，我丈夫一边坐在车里，向路人面对面发放小册子、光盘等。每次几十份，多时几百份。

十月初长假期间，我们开车带着同修，把周围旅游景点的路边树上都挂上了一两米长的黄色大条幅，同时贴标语。过年期间，我们开车深入农村，开着车，走街串巷，发放明慧真相台历，一次就能面递几百本，顺便劝三退，效果非常好。

后来，我们经常开着车，大白天在村里挨街转，给街道两边的住户门里撒资料，左右“开弓”。在师父的加持下，准确率非常高。从较宽的街道中心，坐在车里往各家扔，几乎都能扔到院子里；精心包装好的资料会自己穿过门缝，进宅入户，有的还会奇迹般的自己挂在门上。这样做，效率很高，发放很快。有一次，一不小心，扔资料，砸到一条大狗的头上，可是大狗却一声没叫，真是很神奇。

“飞黄”与我们配合的很好，已经八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了七万多公里的路了，救人过程中，从没出过任何问题。因为开着“飞黄”，我们只能发放村庄的主街，小窄胡同开不进去。我们又买了一辆两轮的折叠小电车，我们给

它起名“飞马”，因为它体积小，平时可以装在“飞黄”的后排座椅上。进了村，找地方停好了车，我们就把“飞马”直接放下来，一人骑车，一人坐在后面，往各家发真相资料。

5、协调整体

几年来，我们有缘先后认识了山里不同村庄的一些同修。但是因为地方偏僻，联系不上他们，所以多年来，这些同修得不到真相资料，看不到《明慧周刊》，跟不上正法进程。

为了帮助这些同修，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转一圈，给他们定期送真相资料与《明慧周刊》，然后给他们安装电脑，有时送给他们电脑，让他们上明慧网，让他们能跟上正法进程。有一段时间，我开车拉着我们小组的几位同修，每周都驱车往返一个多小时，绕过十八弯的山路，去她们那里，陪她们一同学法。直到后来她们那里不方便，不让我们过去了，才停止。

还有一个村，有两家同修都修炼，但是从来都没有走出来发过真相资料。我开车过去，拉她们出来，到小区，陪着她们爬楼梯发资料，带动她们走出来。

其中一家的儿子比我们大两岁，也修炼大法，但因为工作忙，时常不在家。年底一天，他在家时，我们开车拉着他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一起挨家挨户进门送明慧年历、真相小册子。这个哥哥做的很好，没有任何怕心，坦坦荡荡的见门就进，见人就送。一个村发下来，高高低低，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大家脚都磨的快不能走路了，但是我们都很开心。

6、疫情期间

今年大年三十，我和丈夫回公婆家过年。当晚，就听到广播说不让串门，而且听到初二就要封村。我们心里很着急，不能被封在家里呀！得赶快救人呀！因为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初二天未亮，我们就回到了我娘家。为了防止没有资料救人，就及时联系了卖纸的商家，定了打印纸。我们每天制作几百份真相小册子，同时制作了很多名片大小的关注

6 疫情的二维码扫码看真相的小卡片，打印后塑封。每天晚上，

讲边发着正念，她说：“什么是坏人？”我看她戴着佛珠，就说：“现在共产党作恶多端，天要灭这个组织了，党团员就是它的一分子，要想平安，就得退出来。”

她说：“我就相信共产党，它给我开工资，你的工资不也是它开的吗？”我说：“工资那是咱们自己工作的报酬，自己的劳动所得。共产党是无神论，它能保佑你吗？它拿老百姓的纳税钱贪污腐败，还把钱存到国外，包二奶养小三，根本就不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翻墙看看真实信息就知道了。中共官员贪污的钱存在海外的就超过多少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数字？要是这些钱用来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的工资得翻多少倍啊？再说，它不停的搞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杀死害死的同胞八千万。迫害法轮功已经二十多年了，成千上万的大法学员被抓、被抄家、被非法关押遭酷刑折磨。天安门‘自焚’是造假宣传，欺骗了全国、全世界的人。”

讲时我想：邪不压正，我不能让她插话，如果稍一停，她马上就会被邪灵带动，走了。这种情况以前我碰到过。我继续说：“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修佛的，以真、善、忍为修炼准则。一九九九年全国有上亿人在修。共产党残酷迫害这么多善良的好人，天怒人怨，所以上天要灭它，瘟疫就是冲共产党来的。”

这时她说：“我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但为什么要三退呢？”我说：“你入它的组织时，它让你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用你的一生去捍卫它，你的命不就属于它的了嘛！这可不是小事，灾难来时，就不是你说了算，你怎么逃得过？请问你都入过什么？”她说：“入过团队。”我说：“还不快点退了？我是为你好。”她有点犹豫。我说：“你也不搭啥，咱俩有缘，现在下着小雨，我可以在家里呆着，可我知道这事关人命，要是不告诉人，良心上过不去。现在人都在抓钱，我顶着小雨出来告诉人们三退保命，真的是为你好，你有啥犹豫的？”

她被感动了，退出了团、队。我告诉她每天念“法轮大 55

的地方无处不及。”[2]想到师父的法，我的正念就更强了，讲真相也坦荡多了。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不断的积累经验。拿到资料后，自己先看一遍，知道都是什么内容，把资料分类，以便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资料。听同修交流时，我把能打动人心的话记下来。时间长了，就有自己的思路了。

讲真相的过程中，有骂人的，有录像的，有照相的，有报警的，还有抓住胳膊不放的，还有的说：“你给我钱，我就退。”当然也有感谢我的，有拿到真相资料要给我钱的，有向我合十的。回想六年来的寒来暑往，感慨很多。

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爆发期间，小区被封了。我看到武汉死了那么多人，心里很着急。我对丈夫说：“明天我得出去救人。”丈夫相信大法，也支持我。他说：“外边都没人，你救谁啊？”我说：“只要出去，就能碰到有缘人。”当时社区规定：每户每天只能出去一人，限时回来。我戴上口罩，骑着车子到街上，一看，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我想，去超市吧，那里一定有人。可到超市一看，人也很少，只给一个人讲了真相。

回家时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我给他讲真相并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退了。看着他骑车急驰而去的身影，我心里很欣慰。

有一次，天下着小雨，我本来没打算出去，可又想，现在时间这么紧，下一波瘟疫不知啥时来，我不能在家呆着，得出去救人。我骑车在马路上转悠，见有个穿着很时尚的中年妇女，好象是个工作人员在树下避雨。我上前打招呼：“你好！这位女士。”她用提防的眼神看着我，只“哦”了一声，不理我。我开门见山的说：“见面就是缘份。”我刚说了一句，她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你知道三退保命的事吗？有人告诉过你吗？”她拿话挡我：“我还有事呢。”我说：“就几分钟，不耽误你，大家现在都戴口罩，可瘟疫有眼你信吗？是淘汰坏人的。”我边

我们出去发放。

因为疫情严重，放到门上的真相资料，人们一般都不愿动，怕有病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小册子的封皮做成如何防止疫情等内容，做的很醒目，插到门上，一眼就看到。

也许是我们有这颗着急救人的心，我和母亲与丈夫每天都能顺利的出去。虽然有的小区很严，没卡不能进入，但是我们每天出去，都能找到可以发放真相资料的小区，有的是从地下车库进，有的是电子门，跟着别人进去，有的是简单登记后再进去，我们就跟着别人填表。为了避免电梯监控，每人爬楼三十多层，再从楼顶往下发，把资料发完再回家，直到解封。

7、带动同修

各地都有一些怕心重的同修，不敢做救人的事。不救人，心里也难受，怕落下，救人又害怕，真是左右为难。还有一些被病业困扰的同修，不方便出门。对我们附近的这些同修，我都尽量的帮助他们，把我们做的三件事中，容易的、风险小的活儿，交给他们做，比如折叠小册子、装塑料袋、打印，塑封卡片等等，能干啥就让他们干啥。这样，他们也做了三件事，也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他们也很高兴，很愿意做。期间，我负责送东西，教技术，最后再把做好的成品拿回来，发出去。

总之，只要能救人，什么事我们都能干，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花钱，因为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

三、不挑项目 补充空白

1、装系统修机器

二零零五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神奇的学会了一些常用打印机的简单维修与维护，与不同品牌型号电脑加密系统的安装。成了小技术员。这些年数不清一共安装了多少电脑系统，修好了多少台打印机。早先是佳能等小型打印机的维修，现在是惠普等大型页宽机的维修。师父给了我智慧，

许多毛病手到病除。因为戴手套不好干活，经常弄得满手黑，还很难洗净，但是我不讲究也不在乎，只要机器能修好就行。

这些年也为了装系统修机器去了很多地方，有本省有外省，有农村有城市。反正哪里需要去哪里。在师父的加持下，每次基本上能顺利完成任务回来。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包不揽，安装系统，维修机器，我也尽量的让身边的人学会，我不在时，别人也能解决。同时帮助每个有条件的同修建立资料点。我不怕麻烦，只要有人想学，我就提供帮助。同时给大家协调安排好怎样才能独立的购买耗材的安全渠道。尽量让每个人都能长久独立。

2、安装卫星天线

在省城上学时，能给人安装卫星天线的同修也不多，而且我认识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大爷，为了配合同修，同时自己也能学习一些技术，我就在当地和大爷一起搭档，有时还与外地来学装锅技术的年轻人配合。

寒冬腊月天，房顶上都是雪还很厚，走路鞋都埋在雪里，还怕踩碎冻僵的保温层的瓦。站在房顶脚不敢动。单元楼为了好上房，信号又好，买的锅是分体的，需要一片一片组装。拧螺丝又不方便戴手套，最后还要想办法找东西把锅压稳。还要爬在又高又滑的房顶往下顺线。有时一上房就好几个小时，冻得手脚生疼，僵直不能弯曲。有的楼房很高，爬楼梯很困难，需要悬空蹬腿。有的需要在户外露天爬四五层楼那么高，还需要从四五层楼上往下顺绳子，把压锅的石头几块几块的从楼下提上来。暑伏天热得满脸通红，浑身汗。我当时是一个女学生，在师父的加持下每次都很顺利完成。

毕业回来后，家乡的同修需要装锅，调锅，我也去帮忙。婚后来到了新的城市后，我看到那里装锅是个空白项，我就把装锅技术教给了当地的同修，使得卫星天线在当地得到普及。

四、结语

修炼大法二十一年了，为了有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我一直没有找工作（因为家庭条件较好），全力投入到证实法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众生在心 意无懈怠

文：内蒙古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二零一三年得法的。之前，我是虔诚的宗教居士，庙没少去，佛没少拜，钱更没少花，可我并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啥叫提高心性，身体越来越糟。当我得到法轮大法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法！”我激动的哭了，悔恨自己得法晚，也万分感恩慈悲的师父没落下我这个迟到的弟子。

我努力学法，每天学《转法轮》两讲以上，师父的其他讲法看了九遍。我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修炼以来，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大约给三千多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抓紧时间用心救人

我每天时间安排的很紧，上午学一讲《转法轮》，发一次正念，然后出去讲真相救人。中午接孩子和做饭，下午学师父的其他讲法。讲真相我走到哪，讲到哪，边讲边发真相资料。一开始，我怕心较重，劝退的人也少，见人不敢开口。可我想：我得法晚，老弟子早就走在前面了，我不能怠慢，得赶上。

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时，先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阻碍我救人的邪恶因素。几乎每天都出去，刮风下雨也很少间断。怕心出来时，我就背师父的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1]“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

常回家，照顾照顾她。女儿听了，还挺高兴的，我也挺高兴。女儿来了，什么活也不用我干。我出去讲完真相，回家往床上一躺，休息休息，就等着吃现成的。可是，我的腿就走不动了，腿疼。有一次，我叫尿憋的，着急上厕所，走不过去，叫女儿过来扶我一下。女儿就坐在沙发上，看书，一点也不动弹。我憋不住，尿了一裤子。我当时又气又恨，指着女儿，叫着她的名字说：“某某，某某，你好狠的心哪，我从小拉扯你，给你洗衣服，洗到你三十多岁，为你找工作，找对像，操了多少心哪……我这老了，就叫你拉我一把，你都不动弹……”女儿也不吱声，我还觉着自己挺对、挺有理的。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父的话一下打到我脑子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的去。”[1]

是啊，女儿最孝顺了，这不是给我提高心性吗？我没把自己当作一个炼功人呀！一瞬间，对女儿的怨恨，一下子没有了，浑身轻松，尽想她怎么不容易，还得伺候她公公。我急忙给女儿挂电话说：“某某，你不用来照顾我。你在家，把你公公照顾好了。等你公公上他女儿家，你再来。我有师父管，不用你照顾。我自己能行。”

我真心希望众生都能得救。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最后，以师父《洪吟三》〈正法〉与同修共勉：

正法

一念惊震大穹外
欲救苍生除众害
万重腐朽旧势阻
身入尘世更知坏
一路正法劈天盖
不正而负全淘汰
苍天欲变谁敢挡
乾坤再造永不败

弟子叩拜师尊！

救度众生中。证实法的事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不为名利，不讲条件，不要报酬，只为多救人。

为了解决同修遇到的问题，我有时忙的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经常搬着大机子走东家、串西家；搬楼上，抱楼下；背着真相资料，今天东，明天西；进城市，下乡村；今天去高楼，明天去平房。方圆百里，都留下了我们救度众生的足迹。

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修炼是无漏的，任何一颗人心都带不到天上去。今后我要更加努力修好自己，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遗憾。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为谁而修〉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尽力救度那一方众生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大瘟疫的降临，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已非常紧迫，需要我们争分夺秒了。下面我把自四月份以来，疫情期间，我们县同修抓紧救人的一段修炼经历与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一、排除阻碍 抓紧救人

二零一七年，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遭绑架。我闯出黑窝后，当地中共警察曾下很大力气追找我。由于遭受迫害时，认识我的警察很多，我选择了离开家乡，在外地落脚。

今年疫情爆发，四月份，家乡的县内一协调同修，捎信儿给我，说我县农村同修在救人上还没有做好，希望我们能一起交流一下。我回到家乡的县城，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了：

疫情解封，是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救度众生的时间。师父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1] 我们理解，未来中国的疫情不会是最轻的，而是最重的。而我们县同修少，光靠面对面讲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县内及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现在恶党一言堂的媒体洗脑，把它自己这个“罪魁祸首”，装扮成“抗疫英雄”；把病毒来源甩锅到国外，使民众更加迷惑，依赖、相信恶党。有的大法弟子的家人都听信了。而我们的真相资料能及时深入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人们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

我们来到几个镇，和当地同修交流切磋后，心里感觉特别沉重。有些同修年龄大了，骑自行车都费劲；同修又少，面对这么多乡镇、村庄怎么办呢？回来后，我思考几天，觉的我也应该回来和大家一起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不能把压力都让别人承担。虽然一些警察认识我，但是现在戴口罩是一个普遍现象，表面安全应该没问题。

就在我作出决定的这天晚上，我清晰的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的表哥和我的姥爷，表哥跪在我的面前，向我竖大拇指。我一手抓着他的手，一手抓着姥爷的手，四只手叠放在一起，一阵悲悯涌上心头，掉下了眼泪。我哭着说：这都是我的众生啊！醒来后，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回本县救度众生。

我于四月中旬回到本县，后来租了房子。多数是白天叠资料，晚上出去发。每份资料包含小册子、真相信及二维码卡片。

刚开始，我找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同修 A 和我配合。我们俩骑摩托车回本县的那天，几十里的路程，竟然一会儿沙尘暴，一会儿掉雨点。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在干扰。当我第一次出去发资料，把一大兜子真相资料放到摩托车上时，我想我要去掉以前被迫害而产生的一切负面思维，大法弟子是带着神的旨意救度众生，不允许旧势力的一

俺一点也不怕，不害怕。”

给警察送资料，警察开车就跑

有一天，我正在我们小区附近的一所医院外面发资料，一个男人从车里走出来说：“老人，别在这发资料，这一片我管；你在这发资料，我不用吃饭了。”我一听，马上就想：我得和他讲真相。

我拿了本资料，就和他说：“小伙子，你千万不能管这个事，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是救人的。你管这个事，你老婆孩子都跟你遭殃。”他一看我要给他讲真相，马上说：“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叫人看见你和我说这个，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我不听，多少人举报你。”

说着，他就上了车，他要关车门，我就拽着车门，不让他关。我没他力气大，他关上车门，对我说：“大姨，起来，我得开车。”开着车就跑了。

以后，再看见我，他也不管了。

冬天穿单衣讲真相不冷，师父法力无边

有一天中午，我睡过了。一看时间来不及了，拿个帽子戴上，随手拿了一件单衣服穿上，就出门了。到楼下，一看，外面又是风，又是雪。再回去上楼穿衣服，耽误时间，心想：没有事，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不冷。一说不冷，就象一块热布一样，围在我身上。

来到站点，一个不认识的年轻妇女说：“大姨，你就穿这么点衣服，不冷死了？”说着就搂着我，怕我冷。我说：“我不冷，我有师父，有大法，我不冷，你摸摸我的头，都出汗了。”她摸摸我的头，“哎呀，大姨，你这个汗哪！”

在外面讲了一下午真相，劝退了十多个人。

回家时，买了一碗豆腐脑，遇见同修。同修说：大姨，你不冷啊。我说：“我不冷，我头上都是汗。”同修掀了一下我的帽子，摸了摸我的头，真是满头大汗。

师父点悟：不要照顾

有一天，俺女婿跟女儿说：妈都八十多岁了，你以后经⁵¹

还有那么高，它哪能流出来？满楼道都是？你信啊？这不是骗人吗？你还信！”小伙寻思寻思，“对啊，我真不如你这个老婆婆。”

小伙又问了我“自焚”、“四·二五”几个问题。我说：“小伙，你寻思寻思，这个嗓子卡个东西都说不出话来，气管切开，还能唱歌？再说围攻中南海，谁知道中南海在哪呢？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听话，警察说站哪就站哪，最后把中南海围起来了。走的时候，把地上的烟头、垃圾都拾掇干净了，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多好，哪有这样的？！”

最后，小伙说：大姨，我是个党员，给我退了吧！谢谢大姨。

两个警察上我家，不敢乱动

有一天，两个警察在门外敲门，我问是谁，说是警察。我说：“家里就我自己，儿子不让人来。”警察说：“大姨，你开开门，俺看看，五分钟就走。”我心想，来吧，来了和他们讲真相，要找他们还找不着呢。

我开开门，两个人进来了。他们看看，墙上，柜子上，门上，“哎呀，大姨，你家满哪贴的，都是大法的東西。”我说：“是啊，大法好啊！我一身病都好了。”“哎呀，大姨，你家地这么干净，谁给你抹的？”我说：“我自己。”“呀，现在国家不让炼，你炼功，你儿子支持啊？”我说：“支持，我要不学大法，我一身病，他得跟我操多少心？花多少钱？还得照顾我。”

我和他们说：“小伙子，我就说，你就写，俺家的奇迹老多了，能写一本书，说也说不完，人的语言没办法表达。”警察说：“大姨，那么样，我的饭碗就砸了。”

我一直和他们讲。最后，一个警察说：“大姨，俺说五分钟就走，这都一个多小时了，光你讲，你不好让俺说说。”我说：“好，那说吧。”两个人说了几句，走了。

有同修问我：为什么警察上你家，不敢乱动？我说：“师父在那看着哪，在家坐着哪，谁敢乱动！这是大法的威力啊！

切干扰与迫害。

几天后，当地协调同修在县内开了一个交流会，大家更清楚了在全县发资料的重要和时间的紧迫，我们共同发真相资料，救度这一方众生。不能出去的老年同修都在家里发正念，每天七点到七点十分、八点到八点半定为全县统一针对此项目发正念时间。

那天，当我想和大家交流最近出去发资料时的感受以及当时想起的《洪吟五》中的诗句。由于没记准，我想查一下，手头只有电子书，怎么找呢？我试着点开电子书《洪吟五》，映入眼帘的是〈人来世的秘密〉：“大法徒带着神的旨意救度众生在尽全力”[2]。这正是我要找的，我心里一阵感触：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与帮助我们。我们只有尽全力救度众生。

我和同修A第一次出去发资料的那晚，天特别冷，回来后下摩托车上楼时，两腿向外冒凉风。从那天起，同修A一直全身疼，但是他一直坚持。一个多月后，我觉的不能太依赖同修A了，我让他先回家去休息休息。

同修A走了，可是问题来了，我得需要自己解决车的问题。如果买摩托车，我办不了证，还有同修说，晚上经常有警察截车。如果买电动车，就得买大电池的，小的一般都跑不太远。那几天，手机上天天有要给超过一百斤重的电动车起牌照的消息。同修A说，他女婿在本市，前几天骑电动车没牌照，被抓住罚款了。

这可怎么办？那两天很是纠结。其实没听到这些消息前，我已经骑摩托车驮同修B出去发两次真相资料了，没想太多，也很顺利。可听到这些消息后，我顾虑了。一天，我正想着怎么办，师父的一段讲法出现在脑中：“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史前大愿吧！”[3]我一下豁然开朗，我这些顾虑都是人心，是人在做事，不是神的正念正行。不论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骑啥啥好，有啥骑啥，都没问题。

几天后，一位同修拿钱让我去买电动车，我求师父帮助，

买一台最适宜的电动车。到车行，刚好出一款适合跑长途的电动车，而且车型大小都非常合适，真是师父都给准备好了！

一天早上，凌晨两点多钟，我自己去农村发资料。在一村口，我一手拿着导航看，一手扶车把骑车。突然，前方路况不好，我赶紧刹车，刹的是前轮，一下摔了一个大跟头。当时，胸部和膝盖处一阵剧痛。我扶起车，还好，车没坏，只是我走路费劲了，但是骑车还可以发资料。那天，干扰很大，狗叫得厉害。一村民早起，看到我在发资料，试图拦我，我从他身边驶过。天已见亮，我只好回去。

回来后，我向内找，并没有找到什么大问题。但是我想，到如今，还有两个镇的同修没有行动，送去资料还在手上积压着。我着急自己发，能发多少？只有大家都配合上来，我们的效率才能提高。于是，我决定去那两个镇，和他们一起做，再交流交流破除阻碍。

我带上大约八百份包装好的资料，去了一个镇，这应该是我们县实力最强的一个镇了，如果大家都能走出来，能出动四辆摩托车。

晚上，我到了该镇协调同修家，说明来意后，我说：“咱俩一会儿出去发资料吧。”他说，他手里还有一些没装袋，今天先别去了。我看出他还是有点压力。我说：“今天出去吧，你骑摩托车驮我。”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今天太忙了，没学上法，也没时间发正念了，请师父加持我们顺利做完。”那天晚上，真是特别顺利，三百份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胸腔疼痛（那天摔的），正好同修家有一块大海绵给我铺在身下，我想这都是邪恶因素迫害，企图阻挡，我不能退缩，疼也必须坚持。

第二天晚上，我俩准备去一夫妻同修家。女同修原来是这里的协调同修，这几年忙于挣钱，修炼上放松了。几年中，我找过她几次，只有两次碰到她，交流后，效果不大。本镇开交流会，她多数不参加。但是这位同修在邪恶迫害最严重那几年，做的非常好。

口诀，黑衣人一下子都没有了。

三天后，我坐在汽车站点讲真相，一辆黑色大警车，“呜”一下开过来，停在我跟前。下来五个警察，都是小伙，来到我跟前问我：老人，在这干什么？是不是宣传法轮功？不准宣传，再宣传，把你抓起来，关监狱。我说：“小伙子，我叫他们都做好人，不好吗？大法是救人的，我一身病都好了，没有大法，能行吗？将来坏人一个也留不下。”

他们说：好，就在家炼，别出来宣传。我说：“好，哪能不说，叫人家都知道，叫人知道真善忍，都有美好的未来，不好吗？”他们说：还好？其中一个警察骂师父，我说：“小伙，你千万别骂俺师父，对你不好，对你家人也不好，你会遭报的。这是宇宙大法呀！谁敢骂？你胆子太大了！刘少奇谁都知道，前一天还是国家主席，第二天就是反革命被打倒了。法轮功二十多年了，为什么打不倒？这是天法呀！谁敢和天斗？！贵州有块大石头，科学家都去研究了，不是人工凿的，是天然形成的，上面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亡字最大，这不是天意吗？！”我一直和他们讲。

五个警察一看我不怕，笑了笑，都上车开走了。

研究生不如我这个老婆婆

有一次讲真相，遇到一个研究生。我和他说大法好，他不听，他说，傅怡彬练功把他老婆都杀了，血流的满楼梯都是。我说：“小伙，你是研究生啊？”他妈妈在旁边，给他抱着孩子，和我说：他是研究生。我说：“小伙，你不是研究生。你什么研究生？你这个研究生不如我这个老婆婆。”小伙急了：我怎么不是研究生？你说，我怎么不如你这个老婆婆？你说。

我说：“小伙，我和你打个赌，你买十头猪，你把它杀了，你看看能有多少血，能不能流的满楼道都是？你看那养猪的，杀一头猪，就没多少血在盆里，一会儿血就硬了，用刀割的一块一块的。一个人能有多少血，血和水一样，走哪找平。家里地面那么大片，都流满了，流到门口，还有门槛，门槛

的小孙子，全都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八口人沐浴在师父的浩荡洪恩之中。

我代表全家人叩谢师尊，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救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师父时刻在我身边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我今年八十几岁了。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法轮大法被中共打压，我心中痛苦万分。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修爬上一座大山，山上有个小凉亭，我俩站在凉亭里，对着天大喊：师父啊，师父，您在哪里啊！弟子怎么办哪！然后，放声大哭，边哭边说，它不让咱学，咱也要学，要是家人不让学，咱要饭，也得学。

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师父和我还有同修，坐在一起，我手里拿了一本书《法轮大法义解》，师父从我手里拿过书，看了看，又还给了我。同修也从我手里拿过书，看了看，也还给我。师父表情非常严肃的对我说：“坚定，坚定，一定要坚定，师父时时刻刻就在你身边。”

我梦醒了，心想：啊！师父就在我身边呀！从那以后，我心里就踏实了，不管干什么，都不害怕了。

这些年，我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以及师父的慈悲看护。

面对五个警察小伙，心不动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大戏台，台上就我自己。我手里捧了一个大花瓶，好象在演节目。台下很多人，我跟台下的人说，哪个也上来演吧？没人上来。这时，上来五个穿黑衣服的人，把我围起来，不让我演，要抓我，要打我。

48 我大喝一声：“谁敢动，我是大法弟子！”马上念发正念的

我们俩刚把摩托车推出去，天就开始掉雨点了，同修说：“下雨了，今天别去了。”我说：“这是干扰，国外同修游行的时候，顶着雨在大街上游行几个小时，都没有掉队的，这点雨还能把咱挡住吗？”坐上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啊！请您帮助，我们今天做的是正事，回来的时候，让雨停了吧。”我们到了那对夫妻同修家，雨开始越下越大，当时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雨。同修说：“今天你们回不去了，就在这住吧。”我说：“没事儿，回去时，雨就停了。”

因为很长时间也不见一次面，不知同修障碍在哪里，我只有在心里求师父帮助。那天，我们交流了很多，最后，我和同修交流了师父对大法弟子的来源的讲法。师父说：“真正在历史的最后关头，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是大法弟子。从大法弟子的来源，一直到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建立的威德的过程，都比历史上那些圣人承担的更大，因为这最后时刻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从古到今，从宇宙的开始到宇宙最后的人类的六十多年前，都是在不断的奠定着正法必备的基础，积累着经验，造就着参与最后这个历史时期生命的思想过程和生命的行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过程。所以大法弟子也好，所有与之有关系的生命也好，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在轮回中尝试与积奠着各自必备的。”[4]

我和同修交流，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我们终于等到了大法开传，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归的这一天，千万不要迷失，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同修状态好起来了，表示要做好。我们开始发全县统一的八点到八点半的正念。外面的大雨还在下着。到八点二十五分的时候，雨戛然而止。八点半，我们回家时，一滴雨也不下了。

路上我与协调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以前做证实法的事，都是要考虑再三，怎么周全、怎么安全，什么摄像头啊，这个那个的。这回我明白了，不是考虑怎么周全去做，而是用正念去做。

两天后，几位发资料有经验的外地同修与本镇同修一起在法上交流。之后，这两位夫妻同修主动带头要四百份真相资料，接着几位同修都要，两千多份资料当时就分下去了。几天后，这个镇同修发信，再给他们送去两千份资料，还主动承担了另一个镇的资料发放。

过些天，我又去了另外一个镇，到了协调同修家，和她商定第二天通知这里的同修，晚上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她说，没几个人能来，某同修家里有病人，离不开；某同修的丈夫打工很晚才能回来，开交流会的时间，那个同修得在家给做饭；某某同修、某某同修如何如何。我说，现在大法弟子救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师父都在帮我们，你先在思想中给同修定位不能来，这不是正念。修炼人是有能量的，这是阻碍同修。你尽管去通知，来不来是他们的事。

第二天，所有通知到的同修无一缺席。协调同修悟到，前一天的想法完全是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同修们在一起交流的很好，把我带去的资料留下，表示不需要我留下和他们一起发，他们自己能做。几天后，这里的同修写信又要了一千份真相资料。

二、排除干扰 救人不停

一天晚上，在一同修家，年轻女同修C来了。她进门就说，她想出去发资料，没人陪她去。她今天晚上看到，两位老年女同修打出租车到邻近农村去发资料，发完后，再步行走回来。她觉的作为年轻同修不出去，太惭愧了。我说：“我陪你去。”当时已经很晚了，本想学学法，充实充实自己，但是看到同修一心救人的心，我想我必须配合。

有一位二零一七年和我们一起遭迫害的同修D姐，前些天，我们在一起交流过两次。她认识到当前大面积发真相资料非常重要，只是她刚刚做了一个小生意，搞得她筋疲力尽。车也买了，钱也投了，加之上次迫害，造成经济压力很大，很难脱开身。

一天，她开车送我回家，她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

身发冷，有点打哆嗦。大夏天的怎么会冷呢？我意识到一定是邪恶冲着我来的。随后，我发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解体邪恶。在正念的作用下，屋里的三个人象被定住了似的，一句话都没说，顺利的看完了《九评共产党》第六章。

后来在亲属同修的建议下，我把常人的电视频道关掉了，在公婆的卧室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每天轮番播放新唐人的电视节目。两年后，公公不但认可了大法，也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退出邪党后，还和家人一起参与诉江。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他也照做。

一次，一架铁梯子从两米多高的房顶上掉下来，正好砸在公公的头上。那时候公公已经八十多岁了，被铁梯砸中的地方鲜血直流。在他孙子的叮嘱下，老爷子马上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去医院缝了八针，医生让他住院观察，他拒绝了。回家念了一宿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次日，丈夫担心的询问老爷子：“脑袋还疼不疼？”公公说：“不疼，就是有点发胀。”丈夫听后感慨道：“这也太神奇了。扎个刺还得疼两天呢，可老爷子居然没事。”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两次，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家人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公公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的缘故。

老爷子不但碰到意外时正念十足，在面对邪恶时也毫不怯懦。因为诉江，我们全家人被恶党骚扰。恶警询问老爷子：“为啥诉江？”老人直言道：“我儿媳原来浑身是病，后来炼法轮功炼好了。江泽民不让炼，他迫害炼法轮功的人，我就告他。”

不久之后，公公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如今，老人已经离不开大法了。白天在家听法，走路或睡觉前默念“法轮大法好”。老爷子现在面色红润，身体硬朗，看起来象个七十多岁的人，还能轻松的拎起二十斤的大米上楼。周围的人都说：“这老爷子，能活一百八十岁。”

如今，我家四世同堂，上有93岁的老爷子，下到六岁

有文质彬彬的大学生、还有痞里痞气的社会青年。我体会，不要以对方的身份和举止来断定人好救还是不好救，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前来让我们救度。

公公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对于给路人讲真相时的从容和自信，我在给公公讲真相时却屡次碰壁。其实，我的公公为人善良，忠厚本分。自从我结婚后，他就一直把我当亲闺女看待，有什么好吃的菜都特意给我留着。平时我做出的决定，他也通通认可，从来不说一个“不”字。

但是对我修炼后讲真相这件事很抗拒。因为他年轻时当过村里的小队长，文化大革命后期管理过生产，参与过政治，是邪党害人运动的见证者。所以，对于邪党的恐惧可谓深入骨髓。可家中的亲人也是需要救度的众生啊，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可他不但接受，还拍着桌子冲我吼道：“你才四十多岁，你经历过什么？共产党养活你，有吃有喝的，你知道啥？”

我不放弃，一有机会就跟他交流。结果，每次我们都争的面红耳赤，还把老爷子气的不行。丈夫不让我再给公公讲了。当时我通过与同修交流，阅读明慧网、《明慧周刊》里的交流文章，意识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和急躁心，还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这都是情，必须去掉。

师父说：“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1]。我就不再和公公争论了。我买了台DVD，在家中大量播放《九评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光盘。公公对这些都怕的不行，有时气的甚至要砸电视机。后来，只要我一放光盘，他就马上离开房间。

一次，家里来了两个亲戚，我立刻播放《九评共产党》给他们看，老爷子当即用手捂着脸，侧过身去。看到他的样子，我觉的很可笑，但很快认清这不是他，是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在阻碍他明真相。我当即发出一念：“我今天一定要清除他背后的这些邪恶因素！”此念一出，突然感到全

个梦，梦见你还有几位同修，我们在一起，你先走了。我们准备回家，我们飞过了两个大沟。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回家得有毕业证，但是现在没时间了，不给办了。我说，我得回家呀，怎么也得给我办了，强说着人家才同意给我办一个。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要精進啊，才能跟师父回家。”她暂时停下了手中的生意，和我一起配合发资料，直到现在。

后来，又有两位女同修参与进来，我们四个一起下乡。近一些的乡镇，我们骑电动车；远的我们把电动车存放到邻近镇的同修家，D姐开车带上我们，到地方换电动车发放。发完后，我们把电动车再放回同修家，再开车回来。这样我们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偏远的乡镇我们也不愁了。

从下乡发资料开始至今，各种干扰时有发生，我几次被跟踪，这就需要多学法，加强发正念。有时状态好，正念强时，感觉自己好像一位横扫千军的战将，信心满满！然而怕的物质上来时，又感觉心里象压着东西。但是顶着压力走出去，开始发资料时，就没感觉了，发完后非常轻松。总的体悟是，遇到干扰向内找，多学法，提前高密度发正念清理要去的地区，是最好的保障。多学法，心态就好，多发正念，心里就稳，各种干扰假相就少。

一次，我们发完资料开车回来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跟上来一个警车，鸣警笛示意我们停下。D姐主要担心我，开始没停，警车紧追。我说：“咱们停下吧。”D姐说：“我停下，你开门跑。”我说没事。我们停下了，四个警察下车，开始查司机的驾驶证、行车证、身份证，检查是否喝酒，又搜查了后备箱，然后才放行。

我们向内找，D姐说，自从上次被迫害后，总有一些负面思维，排不掉，遇事总往最坏处想。我想，我自己平时过检查站时，心里都有压力，今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却没感觉害怕，可能是我白天高密度发正念的结果。

一天，发完资料回来，我梦见好象在办喜事。我煮了一大锅饺子，锅象小客厅那么大，饺子多的往外溢。很多人围

着吃。饺子非常香，我也在吃。不远处，站着两排人，看着我们吃。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外地人，他们也盼望能吃到饺子。我悟到这是众生在盼得救啊。

近一个月来，我感到只有我们四个人经常出去发资料，我心里有些急躁，怨同修们不抓紧把剩下的部份做完。一天，我突然警觉，我带着怨心救人，不纯啊。我心里为什么焦躁呢？是急于求成。我想我应该扩大容量了，我应该有当初面对几百个村需要发真相的心态。想到这里，我心里的焦躁和怨消失了，心态又平稳了。当我们还剩三个镇没发时，我梦见一个大超市的一角，里面的副食等货物多得不得了，超市内极其干净整齐，但是有三小块地方，还没有铺完地砖。

截止到八月中旬，我们县几百个村，还剩大约三、四十个村，就全部发了一遍真相资料，县内各小区也都有专人负责在发放。这其中，和我们县交界的外市同修们也发放了一些村。

三、了不起的同修们

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六十多岁，把本镇二十多个村全部发完，现在还在帮其它乡镇发。今年我们这里大旱，很多山地绝收。一天，我去他家送资料，我问：“大哥，今年庄稼太旱了，是吧？”他说：“我家这块行啊，刚下了一场透雨。离我们几里路以外没下多大。”其实整个县别处几乎都没下，就他这块下了。他说：“这是师父鼓励我呀！”

资料点的同修是最辛苦的，这次城乡全需要资料，一连几个月，资料没有一次不及时，多数晚上八九点钟还没有回家做饭，回来还要学法做家务，最晚时凌晨一两点钟才休息。在这里还想说几句：我们的资料点同修十几年如一日，默默的工作在资料点，那些年租的都是条件差的房子，真是冬冷夏炎。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资料点帮同修干点活，好象是为了隔音窗户没开，热的我闹心，我想别说是干活，这屋里呆着都是煎熬。同修对我说：天天从早上来到晚上回家身上没断过汗。而且邪恶疯狂迫害那几年，说不上啥时候

人全变了，十分热情，和之前那个冷漠的老头判若两人。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得救的老太太突然领着小孙子来找我，焦急的说：“他大姐，快帮帮我孙子吧！”原来老太太的孙子要去北京做心脏手术，她不放心的，想让我跟孩子讲退队的事。我一听，赶紧给孩子退了少先队，还送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一定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法师父一定会帮助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临走时，老太太让孙子跟我道谢，我说：“别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

在游乐园中，我还遇见一对外地的母女，当时女儿去买东西了，留下母亲守在原地。我跟这位母亲谈话后了解到，她刚刚失去了老伴，有些抑郁，整个人的状态萎靡不振。我就给她讲了大法真相。我看见随着我讲真相，她的眼神突然一下就亮了。果然，听完真相后，老太太当即同意三退，还坚持用真名退。正在我跟她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的好处时，她女儿回来了，听见“法轮功”三个字当即阻拦说：“你跟我妈说这些干什么？妈，咱们走！”没想到老太太不但没离开，还当场拒绝女儿说：“我不走，你大姨说话我爱听，我们还没说完呢！”

见母亲态度坚决，女儿只得陪着坐下。我顺势反问道：“姑娘，你了解法轮功吗？”女儿听后搬出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就从头到尾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姑娘听后，明白了自己是被蒙蔽了，也同意三退了。还说要给自己的姐姐、姐夫都退了。我说：“三退需要本人同意，你得告诉他们，本人不点头是不起作用的。”女孩听后肯定的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他们都听我的。”我给了她三个真相护身符，她见母亲没有戴，就把自己的真相护身符从脖子上摘下来，郑重的戴在了她母亲的脖子上。老太太要给我一百块钱，我谢绝了她。我说：“我们大法弟子是在救人，不收钱。你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心三退了，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象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随着真相越讲越广，我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多。得救的人有体制内的军人、有政府里的官员、

子们，可不能打架啊！父母把你们拉扯这么大，不容易。你们要是在斗殴中出了事，他们该多痛苦啊！”我见两人有所触动，就给他们讲了善恶有报的传统文化故事。他们听后，改变了想法，不但决定不去打架了，还同意退出他们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我很高兴的说为他们起化名，对其中一位年轻点的说：“阿姨给你起个名字吧，叫阳光，就象太阳那样灿烂的阳光！”那位青年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态说：“阿姨，这个名字真好听，从此以后，我就叫阳光了！”

第二年，阳光带着女朋友又来到了游乐园，还专门到我所经营的项目前向我问好，说：“阿姨，您还认识我吗？”我说：“看着面熟，记不清了。”他立刻表明身份道：“你不记的我了？我是阳光啊！”我这才想起来。仔细打量了他一下，发现小伙子的变化可太大了！原来的他，满身戾气，脸上的表情都是恶的，如今面相十分和善，整个人精神、帅气，真的是变的阳光了。

一天中午，在游客较少的时段，我看到一对老夫妇带着小孙女坐在椅子上乘凉，我就拿了一瓶水送上去说：“天气这么热，快给孩子喝点儿水，别中暑了。”老太太急忙道谢，我就顺势讲起了真相。她听后同意三退。可老爷子的表现正相反，故意避开我往前走。我追上前给他讲真相，他还闪烁其词，说自己啥都没入过。我看他的衣着打扮象个当官的，知道他在敷衍我。

就在这时，已经明白真相的老太太着急了，对我高声喊道：“他是党员，还是个党委书记！”我就开始系统的给老爷子讲大法真相和藏字石预言。他听后，仍不表态，我看穿他是体制内的人，一定很了解邪党的本质，只是因为对邪党的残暴本性心有余悸，才会如此回避。我就跟他说：“你放心，咱们这附近没别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今天你能听到真相，是天意！我给你起个化名，你退出吧！”这时老爷子点头同意了。

我回到屋里拿出饼干送给孩子吃。这时候，老爷子整个

还要紧急搬家。

我们县内的协调同修这些年来兢兢业业，这次发资料就更忙了，给大家分配资料，划分区域，找不出来的同修交流等等。吃饭多数是糊弄一口，实在忙时煮方便面吃。

四、结语

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风风雨雨，生死抉择，欣慰的是，一直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在这条路上，在我生命的一切中，贯穿的是师父的无量慈悲与看护。没有语言能表达，只有一个生命源自内心的感恩！

最后想恭录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3]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理性》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人来世的秘密〉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新年问候〉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深山沟里的大法徒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

师父好！

同修们好！

一、苦难的前半生

我出生在深山沟里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从我出生，苦难就一直伴随着我。我上面有一个姐姐，没有成活。奶奶信鬼神，认为我前面的孩子没成活，是被鬼神领走了。为了让我能活下来，给我起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我虽然活了下来，可是我一身是病，气管炎、脑膜炎、双肩周炎、血压低、心脏病、痔疮等等。每年过了大年初一，我就象被用胶粘到了炕上一样，一躺就是大半年，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我常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家墙上有一张画，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每当我病重时，她就高高兴兴的走下来。五岁时，有一次我病的很厉害，我看见自己和小女孩一起出去了。我飞了起来，穿过彩云，穿过蓝天，来到一个很大的大花园，里面有千姿百态的鲜花，还有很多树，树上长满了很多鲜果，没有人看管。我说：“我不摘。”刚说完，一个白胡子老人出现了，他右手拿着一个拂尘，往左胳膊上一搭，说：“我在这。”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还得回去。”就来了一只凤凰，我骑着凤凰回来了。回来后，我仍然躺在炕上，依旧痛苦，三天两头的断气。

出嫁时，有人说我丈夫娶了一个“骨尸”。我到处烧香磕头、拜神求佛，哪儿有庙会，不管多远，我都去，没有我不拜的“神”，没有我不求的“佛”。可这一拜，我的病不但没好，还添了个能给人“看病”的怪毛病。谁来我都看，一看就好。我还不贪财，什么都不要人家的，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给别人看好了病，别人走了，可我的病却越来越重，别提多难受了，我常常断气。有一次，我又断气了，家里人都认为我真的死了，为我准备后事。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又醒过来了。就这样，我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了四十五年。

后来，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说：“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这是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还有的人为得这个法遭受过更大的痛苦，这是你不知道的。”^[1]我感到师父的这段法非常亲切，启悟了我心灵深处的觉醒。每当看到这段法时，我就不由自主的热泪盈眶。

二、师父从死神手里救出了我

上世纪九十年代，法轮大法在我地区的平原传出，逐渐的山区里的人也有所耳闻。有人向我介绍说：“法轮功可好了，什么疑难病都能治。”开始我不相信。我想，我什么神都求过了，谁都不管我，什么招儿都试过了，全都不管用。

事也没有，但是一到家就拉肚子。就这样，整整排了三天。后来我的例假也变的不规律，出现了两次十八天、一次十二天的经期。

伴随着这些异常的状态，我身上的业力被师父很快的推出去了。一次，我在炼两侧抱轮时，感觉耳朵在扇动，脸上象有虫子在来回爬。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为我清理耳鸣和皮肤过敏。还有一次炼功时，我感觉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转过身去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我意识到是师父在为我调整身体。就这样，四个月过后，腋下的疙瘩消失了，身体上的所有病症都不见了。

一身轻松的我居然还有些不适应，跑去问邻居同修：“我突然不难受了，这可怎么办？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同修听后，说：“你病都没了，还难受啥！”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再没出现过任何症状。

做生意与救人两不误

修炼之后，我承包了当地一个游乐园中的两个项目，做起了生意。我做生意，不以赚钱为目地。我走进大法修炼时，《九评共产党》已经发表，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所以每天上班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跟人们讲真相。我没有害怕的观念，看到哪里有闲人，就去哪里讲。人多的地方我也讲，最多一天能劝退十多人，少时也有四、五个人。有时为了让人们多停留一会儿，把真相彻底听明白，我还会主动赠给他们游乐项目玩，一次讲不完，就再赠一次。

长此以往，非但没有赔钱，来我这里玩的人反倒越来越多。高峰时期，日入两万元不止。因为游客太多需要帮手，有不少当地的大学生来我这里做兼职，每来一波人应聘，我就讲一波真相。工期结束时，还给学生带上真相资料叮嘱他们回去阅读，传给同学看。过程中，不但与这群学生结下了善缘，还邂逅了不少可贵的众生。这里仅举几例：

一天，有两个小青年在我面前走过，嘴里叨咕着说要找人去打架。我一听，急忙上前讲真相，顺便告诉他们说：“孩

能干啥去，去医药公司批药呗！”老太太听后，感叹道：“看看你们这两个大病秧子，天天浪费钱在买药上。有这钱，你们买肉吃不行吗？快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

这位老太太人称她“五婶”，也是位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之前，她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儿。曾经坐在房顶上，拍着大腿痛骂儿媳。作为邻居，我当时还去拉过架。那时的她，不但脾气暴躁，身体也不好，肌肉瘤密密麻麻的长在皮肤下，一摸都硌手，连算命先生都说她活不过六十岁。

没想到，五婶修炼法轮大法后，脾气彻底变了，身上的筋疙瘩也都消失了。她跟我讲，有一次她想看法轮书，正要去拿老花镜时，老花镜“喀吧”一声断开了。她立刻悟到，这是师父点化她眼睛好了。从此之后，她看书再也没戴过老花镜。

听了五婶的话，我心动了，我跟妹妹说：“你看五婶的变化多大啊，咱们也修炼吧！”师父看我有了修炼的愿望，就安排表叔再次来我家做客。表叔叮嘱我说：“《转法轮》这本书你一定要坚持看完，中间不要停。不然，你再拿起来就太难了。”

回想起第一次看《转法轮》半途而废的经历，觉的表叔说的是那么回事，当即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转法轮》一气看完。可当我拿起《转法轮》看的时候，又困得不行。这次我没有放弃，就坚持看。在看到第五讲的时候，因为困的不行，书“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捡起书，接着看。我就这样学完了第一遍《转法轮》。

我开始看第二遍的时候，突然高烧不退，一量体温，发现体温计都到头了。可那种高烧和生病不一样，一点儿都不难受。丈夫很害怕，想找医生来给我输液，我却高兴的劝阻了他，说：“我这不是发烧，是师父开始管我了！”就这样，连续高烧三天，我人不但没垮，还精神十足。凌晨五点就起床去喂鸡，走路都是蹦着跳着走，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高烧过后，我开始腹泻，可骑自行车上街时，却一点儿

我没有一点生的希望了，我已经是个棺材瓤了，就等死神来接我了。可是，这口气就是难咽。

一九九九年正月初二，亲戚来劝我，说：“山下正在办法轮功学习班，人可多了，都说好，去试试吧。”家人也劝我。我躺在炕上，有气无力的看着家里人，他们都用期待的眼光等着我的回答。无奈中，我答应他们去试试，反正我是快死的人了，再折腾一次也无妨。

正月初九，我在家人的陪同下，下山去求法轮功。因为学习班已经开始了，我到那里的时候，只剩下三天了。一进这屋子，我就感到迎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使我这连四两劲儿都没有的人，一下子就激灵了起来。

屋子里坐了很多很多人，在听法轮功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辅导员叫我坐下盘腿，我一盘就盘上去了。辅导员叫我听师父的讲法，我就听。一上来，就听师父在讲杀生的问题。我一听，茅塞顿开：“我是不是以前杀了很多生命？现在这些生命都来找我要债来了？我这么多病，是不是在还债呢？”我越听越入神，越听越爱听。我全神贯注、完全溶入到师父的讲法中去了，我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了。

听完了师父的讲法，辅导员问我：“听的怎么样？”我说：“太好了！我来的太晚了！”辅导员说：“没关系，有书，也有磁带。”我又问了很多问题，和辅导员聊了很久，辅导员就让我在他家吃饭。三天后，学习班结束了。

这三天，胜过一百年。我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再也不是愁眉苦脸、有气无力、说病就死、绝望的人了。我感到我有活力了，有精神了，我的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我请了十二本《转法轮》，准备拿回村里给人洪法。

我没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只好把《转法轮》拿给大伯哥，让他给我念。当大伯哥念到“释迦牟尼”时，他说：“我不认识这几个字。”我说：“我看看。”我一看，张嘴就说：“这不是念释迦牟尼吗？”大伯哥很惊奇，我也觉的

很奇怪，我这从来没有念过一天书的人，听了三天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就会认字了！哎呀！我太高兴了！太神了！这都是师父赐予我的啊！

很快，我的病全都没了，师父把我的病全给消下去了。几十年病魔缠身、即将入土的人，现在又死而复生了，是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我内心无以言表的高兴。

三、神奇的事情连连发生

在辅导员家，我学会了五套功法。我从山下回来后，每天炼功。刚炼第五套功法时，我就起空了，我有点高兴，也有点害怕。于是，我一会儿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去了，就这样，我上来下去的来回折腾，就象师父在讲法中讲过的现象一样。以后不管多忙多累，我从不间断的炼功。就是在打压最严酷的岁月里，我都坚持炼。

我这个山村中有名的老病号，如今学了法轮功，一身的病都没有了。这个神奇的故事，很快在山村里传开来了。我也不给人看病了。谁来看病，我就教她们学法轮功。山里人都朴实好奇，于是，很多人都来了。

我们山村不象平原，山民的房子都依山而造，邻里之间、山上山下说话，彼此都听的清清楚楚。可是要见面，却要走一段时间，因为都是走的“之”字形盘山道，一个村要占几个山头，所以什么事情传起来不容易。尽管如此，我们村一下子就有三十多人来学炼法轮功，附近的村庄也有不少人来学炼。

我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我一定要做洪法这件事。我就先向别人借钱，用几十元钱买了一个录音机，还到山下请了一些大法书背上来。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但吃多少苦，我都愿意。就这样，法轮功就在我们这个交通非常不便的深山区，轰轰烈烈的传开了，几乎人人都知道。学炼法轮功的人，每个星期都在成倍的增长。因为不花一分钱，炼功后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谁不来呀！

尤其在我们这贫困的深山沟里，看病非常不容易，就是

家里家外救人忙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丈夫的表叔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次，他从外地来到我家，想在我们地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我丈夫就帮他一起发。两个人发放了一宿，天亮时才回家。回来后，丈夫跟我说：“表叔走路太快了，我追都追不上。这一宿为了撵他，我汗都出来了。”听了丈夫的话，我隐约意识到大法修炼者不一般，但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

那时的我，正饱受病痛的折磨：过敏的脸肿得高高的离不开药膏，否则就奇痒无比，整张脸跟干旱许久的土地一样，四处开裂；还患乳腺癌、子宫糜烂、眩晕症、耳鸣；腋下长的疙瘩就象鸡蛋一样大，为了不压到它们，两个胳膊不敢往下放，长期抬着；乳房更是肿胀不堪。为了治病，走遍了当地的大小医院，四处求医问诊，西药、中药和针灸全都试了个遍，可病情依旧没有改善。因为丈夫胆小，我没敢跟他透露病情，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扛着，只能背着家人默默的流泪。

走进大法修炼 无病一身轻

一天晚上，丈夫因为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发作，憋气憋的不行，当时正值半夜两点多，无处求医问药。我见他跪在床上抵住胸口，样子十分痛苦，就提醒他说：“表叔不是叫你难受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吗？你赶紧试一试！”丈夫听后就照做了。没一会儿他就恢复正常了。从那以后，他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表叔在我家的这段时间，问起我为什么供着佛像？我无奈的说：“有病乱求医呗。”他就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叮嘱我认真去看。可我捧起书只看了几行字就困的不行，就放下了。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邻居老太太突然来我家串门，正好碰见我和妹妹要出门，她就问我们干啥去？我告诉她：“还

边也都能听的到。期间不断的陆续走进来五、六个狱警。我也不管他们是谁，来干什么，就是放开说。最后进来一个副所长说：“给他把链子卸了吧。”

一个狱警笑着把那个副所长推出去关上门，然后对我说：“赶快给大家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简单的讲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怎样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有狱警时不时插话，又问我炼的怎样？我都认真的回答他们，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快到中午开饭的时间了，狱警们陆续走了。管我们监室的狱警说：“说这么多了，口渴了吧？喝点水吧。”我说不渴，也不喝。他说：“你要怎样才肯喝水？”我说：“让我炼功。”他说：“行！”

他又突然问：“你刚才说的真、善、还有啥好？”我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说：“哦，知道了。现在能喝水了吗？”我拿起矿泉水喝了几大口。他又问：“那吃饭呢？”我说：“吃。”他高兴的说：“好，说话算数。”我说：“一言为定！但是你要告诉牢头和监舍的人，今后谁也不准干扰我炼功。”

他“嗯”了一声，给我打开手铐，又蹲下去给我开脚链。忽然，他抬起头又问：“真、善，什么来着？”我一字一顿的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高兴的说：“记住了！”

写出自己被非法关押的这次经历，只为证实大法。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好、没悟到也没做到的地方，也是因为层次所限。所言所行有不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有钱看病，行动也不易，更不要说没钱了。看不起病的人，他们简直是得起不起病。现在有不出门、不花钱就让你祛病健身的好办法，这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山民们个个欢迎，所以来学功的人真是三三两两，络绎不绝。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和同修经常晚上结伴出去发真相资料。有一次，我们去S沟发真相资料。回来时，已经是下半夜三点了。我走着走着，就飘起来了。一个大家公认的走的最快的男同修，那天怎么也追不上我。他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就追不上你？”因为我轻飘飘的象飞一样的往前飘，所以没有人能跟上我。这种神奇的事在我身上时不时的发生。

那时，我们吃水要到山下去担。有一次，我挑着两大桶水，从山下往山上走，感到轻飘飘的，一点儿也不重。有一个妇女看见了，说：“你担这担子，象是走在云里一样，哪是走在山路上啊！”

四、救众生 走在神路上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元凶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炼功点被破坏了，学员们被驱散了。警察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叫我交出大法的书和资料。我决不给他们，我说：“那是我的命根子，我决不能给你们！”警察在我家呆了一个星期，不许我出门。他们搞车轮战，都没有把我拿下，最后都走了。我照常的学法、炼功，一天也不落。

二零零二年，我出现气管炎的症状，躺在床上一天一夜，喘的非常难受。警察们闻讯来了，他们想趁机诬蔑师父、诬陷大法，给大法抹黑。他们十几个人围着我，想把我抬出去。我马上坐起来，单手立掌，嘴里说：“立掌乾坤震”[2]。我心里想的是铲除他们背后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这时，我的右手掌发出强烈的白光，直捣邪恶因素。大部份警察都快速的跑了，只剩下两个人，变的非常渺小，退缩在那里，最后也跑了。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恶人来找我了。

每隔一段时间，我要到山下去看看，取些真相资料。人们看我走路轻飘飘的，象二十来岁的人，什么病都没有，都知道我还在炼法轮功，这就是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有利条件。

师父说：“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3]我悟到：我生长在山区，我的使命必然是救度我所在这一山区的众生。山区这么大，又这么分散，交通还这么不便，我的任务很重。但再难、再重，我都要去做，那是我史前向创世主发的愿，我一定要救度这山区的人。

我经常天一黑就出去了，下半夜才回来。我全身装满了真相资料，到各个村庄去发。开始我一个人，后来又有走回来的同修，我们就结伴出去发放。山村的羊肠小道只能走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山沟里。

有一次，我家的牛两只前腿突然搭到我的肩膀上，我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趴到地上，右脚脚尖却反向朝后了。很长时间，我才坐起来。我忍着疼痛，硬是把脚尖扳了回来，但脚尖却不能复位了，我只能用脚跟走路。即使这样，当天晚上我照样跟着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右脚尖朝上，一拐一拐的跟在同修后面，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区小道上。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发完了，我这才想起来我的脚。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全正常了，也不痛了。

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由暗地里发真相资料到公开发，由发真相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我会碰到有点文化的人、碰到村干部，有时碰到警察等各种人。我遇到不同的人，就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讲。

当我碰到不明真相的村干部，常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山下有一个村的书记，他知道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乡里一通知要来，他马上就通知法轮功学员：“上面要来了，快把你们的東西收拾好。”有一次，乡里人没打电话，直接来了，说要找香梅。书记就把他们领到了江梅（另一个人）家。然后，书记说自己要马上去厕所。到厕所后，书记马上

一般是不查房的），见我没报数，就又要报一遍，我还是不报。一个副所长喊我：“你会不会说话？”我说：“会！”他说：“会为什么不报数？”我说：“我炼法轮功没有违法，不是罪犯，和他们不一样。”他说：“没违法你进来干什么？”我说：“我是来证实大法的。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师父是救人的。”我慈悲的看着他说：“生命为法来，请所长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所长定了一下，转身出去了，其他人一看也跟着走了。

狱警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专管关我的监舍的那个狱警是所有狱警中最凶的一个，整天板着脸，从未见他正眼看过人，那张脸都扭曲变形了，想骂谁就骂谁。一次，他给监舍的一个杀人犯老头送了一支牙刷，我听说后觉的他善心尚存，我要利用这件事启发他的善念。

一天，他进来送东西，我说：“听说那个杀人犯老头的牙刷是你送给他的？看不出你还是个很善良的人哪！”听我这么一说，他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从未有过的微笑，高兴的说：“我还是很善良的吧？”想必人都不喜欢说自己恶。

因为我绝食抗议迫害，第三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的让我坐下，说：“今天咱叔侄好好交交心。”他以“叔侄”称呼可是破天荒。他接着说：“我不谈工作，你也别说法轮功，你看行不？”

我说：“我就是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进来的，我不说法轮功说啥？”他笑了笑说：“你每天炼功，做广播操你也炼功，监控都看得到。你说我能看不见？我没有说你什么吧？但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炼功啊！”他是把我发正念也当成了炼功。我说：“我炼功需要两个多小时。我这样（做立掌姿势）不是炼功。你看，监舍所有人当中就我坐的最端正，就我最精神是吧？”我又说：“这个（我又打莲花手印）是大莲花手印。”他笑着，抬手上下摆摆：“行行行，这个也可以。”

我说话时故意放大声音，他桌上的步话机能传出去，外

一天，两个副所长、一个队长还有三个狱警一起来查号，我想这是好机会，今天一定要把号服脱下来。他们列队喊“管教好”时，我就开始脱号服。一个狱警问：“你干什么？”我把号服扔在地上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1]。

那个狱警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抡起拳头就要打我。我不为所动，把心一放，豁出去了。结果他举起的拳头收了回去，推了我一把，放开了我。其他狱警面面相觑，谁也不作声。一个副所长说：“走吧！”他们就都跟着出去了。牢头问我：“号服你还要不要？”我说：“不要，既然脱了，我就不会再穿。”

一天，一个看管监控的狱警把我们监舍切换到主屏幕上，让所领导和来往的人都能看到全监舍的人在陪我罚站，逼大伙跟我对立。我说：“我做的事，我自己承担，与他们没有关系，你不能惩罚他们。”那狱警马上说：“其他人都坐下吧。”我站了一会儿，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听他们的？于是我坐回原位，那个看监控的狱警也没再吱声。

有一次，狱警过来告诉牢头，我们监舍被上传到省公安厅大厅的主屏幕上。我心想：这下更好，我正好能近距离发正念铲除邪党省公安厅内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我静心立掌，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省公安厅背后所有对大法起负面作用、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即刻，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股股热流通透全身。师父的法不断的打进我的脑海：“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2]我发正念数次，没有任何人干扰，只强烈的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

中午，那个狱警用 A4 纸把主屏画面打印出来给我看，问我：“咋回事？”我说：“我没有违法，不是罪犯，和他们不一样，不能穿号服。”

看守所每天早晚例行查号时要报数，我不报，牢头就让我站一边。一天，所长、副所长等七、八个人来查房（所长

给香梅的丈夫打了个电话，说上边来人了，要找香梅。从厕所回去后，乡里人说：错了，要找的人叫香梅，不是江梅。再去找香梅，她早已平安离开了。这个书记现在日子过的红火，工作开展的顺利。因为他保护了大法弟子，得了福报。他又没得罪上级，所以也没有什么麻烦，这村书记还在继续干着。

中共恶党打压法轮功，很多人都是在执法犯法。我给他们讲《宪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告诉他们很多村干部都违反了这条规定，也就是说他们在执法犯法，如果公民（农民）要起诉他们，把他们告到法庭，他们就面临三年牢狱。如果你利用了农民的无知，而钻空子非法胡作非为，那最后倒楣的是自己。我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善待大法弟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愿他们全家都得到福报。

师父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4]。

在救人的过程当中，我把寻找昔日同修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来做，因为他们都是和大法很有缘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几年来，不断有走回来的同修。我们村有两个同修在几年前走了回来，我们正好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每天一起学法、炼功。在山下同修的帮助下，我们都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能直接看到大法真相的节目，听到正义善良的声音。尤其我们每年能看到神韵晚会的节目，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了。

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去年同修又给我们拿来了电脑、打印机，连上了网络。这可好了，我们可以直接上明慧网了，我们可以自己做真相资料了，不用再下山跑那么多的路了。

五、全家受益

炼法轮功后把我身体炼好了，至今一个药粒都没再吃过。不管中共恶党怎么打压，我们全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都支持我修炼，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家人都和睦相处。

丈夫不修炼，在打压最严酷的年月，他陪我去发真相资料。有一次，村里的恶党喇叭叫嚣的非常邪恶，我说：“应

该给他们一份真相资料看看。”丈夫说：“我去。”于是他拿着一份真相资料去了，很快就回来了。我说：“放哪了？”他说：“办公室没人，就放在他们家桌上了。”迫害严重时，丈夫不让我出去，他替我去发真相资料。

两个儿子、儿媳都相信大法、支持大法。他们都工作顺利、生活平安。有时同修来了，我不在家，儿媳们都很热情的招待同修，给同修们做饭。我的四个孙子都活泼可爱，身体健康，从不生病，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这真是：

半生苦难一身病，求神拜佛天不应。

一朝寻得法轮功，大法师父救我命。

学法炼功修心性，师父让我显本性。

救度众生是使命，坚修大法助师行。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大觉〉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讲清真相 历届学生得福音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二零零六年四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和教导学生，抓住机缘给学生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凡是我教的学生，我一届没落的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

我想，这些孩子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来得救、来得法的，不是只跟我来学人间这点知识的。师尊把他们送到

五、六天镣铐，我没有感到一点疼痛，没有留下一点印痕。监舍的人无不佩服。

晚上牢头对我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叫浩然正气，出去后，我一定要找《转法轮》看一看。”

在法上修最安全

在看守所，我不喊“管教好”、不背监规、不学习、不跑步，其他人做广播操时，我就炼一、三、四套功法。一到整点我就尽量多发正念，清除整个看守所内所有对大法起负面作用、干扰阻碍众生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让所有生命对大法起善念。

一次，市公安局的领导要来看看守所检查工作，看守所里一片忙碌，广播一遍遍的讲，狱警挨个训话，气氛搞的异常紧张。我想：这是证实法的好机会，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做广播操时，我炼一、三套功法。做完操大家坐在两边等候市局的人来检查。我走到放风场中间准备炼第二套功，牢头说：“你专找事啊？往后靠靠不行吗！”我退后两步，靠近门口开始站桩。期间有狱警路过，检查的人进了右边监舍，遗憾的是没到我们监舍来。我头前抱轮近一小时，始终没有人打扰，直到检查的走了。牢头问：“你回不回？”我收了势说：当然回！

刚被关进看守所时，我还穿着号服，后来我想，既然被关进来了，我就要证实法。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穿号服。但是我要脱掉的话，牢头会说，我是在和他闹对立。怎么办呢？突然想到：狱警每天要例行查号，我要在狱警们查号时当着他们的面脱掉号服，这样牢头就没说的了。

我想起师父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1]“行为上要做到”这句法让我全身一震，并在我的头脑中反复闪现。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加持我：“行为上要做到”才是修，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

杂活。我讲真相，他有时还帮腔。我炼功打坐，他让其他人在前面给挡着。我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跟着师父走》、《梦醒》，他们鼓掌，说：“太好听了！”叫我多唱几首，我就经常给他们唱。

一天，监舍没有放电视，牢头对我说：“明天再不放电视，你就教大家唱你们大法弟子唱的歌。”其实我一直发正念，不让放电视毒害众生。第二天果真没播放电视，牢头说：“你教大家唱歌吧。”我唱几首让他选，他说：“《梦醒》这首比较合适，就教大家唱《梦醒》吧。”

因为我拒绝穿号服，脚上被狱警铐上了镣铐。牢头赶快让二牢头从衣服箱里找出一双崭新的袜子，给我垫在脚链下，还安排了两个人不离左右的专门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我要挪动时，他们赶快过来抬着我。下炕把我抬下来，上炕把我抬上去，生怕把我伤着。还说：今晚脚腕会肿起来，不能走路。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些东西对我不起作用。”

开始我心里想：这倒挺好，一天到晚有人伺候着，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可后来一想：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这样的话就不能炼功，时间长了怎么办？不行，我要绝食抗议！拿定主意，我就告诉牢头说要绝食。牢头说：

“你绝食是自找苦吃，没有用。你三天不吃饭，那公安局会来人把你拉到医院，强行给你灌食。灌死了，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你打发了。共产党看人的命还不如一条狗值钱，它会在乎你的死活？何必自找苦吃！”

第二天我还是不吃饭。狱警低声告诉牢头要照顾好我。牢头跟监舍的人说：“从现在开始进入紧急状态。大家轮流值班照顾某某（指我），两个人值一班，一小时换一次，谁的班上出了问题谁负责。”

后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每天这样麻烦大家。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照顾我了，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这些东西（手铐脚链）对我不起作用。”三天不吃饭的我，戴着手铐脚链甩开脚步在地上走给他们看。戴了

我身边，是让我完成救度他们的伟大使命。这些学生都在期盼着得救，他们背后连带着的无量众生也在期盼着得救。

我教的学生，每个班最少四、五十人，最多七十多人。我一般每年教两个班，为了能顺利的讲真相，我经常给学生和学生家长发正念。在学校时，近距离发正念；在家时，远距离发正念；在课堂上，学生们之间互动时，我也发正念。

我一般在晚自习，学生比较放松的时间，给学生们讲真相。我请老年同修在家里帮我发正念。每次给学生们讲完真相，他们退出少先队后，我都用正念加持学生、学生家长、校领导，相信他们是善良的，都是来得救的，不会干扰我救人，不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多年来，我多次排除干扰，平稳的走到现在。

一、排除干扰 坚持救学生

一次，我给两个班的学生讲完大法真相，做了“三退”后，个别学生家长给校长打电话，告知了此事。校长找到我未修炼的丈夫（我俩在同一所学校）给我施加压力。

第二天早上，丈夫开车送我去上班的路上，就一直埋怨我、骂我，让我保证以后不再给学生讲真相，我不答应。他生气的问我：“要是教育局知道了你炼法轮功，全市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你炼法轮功，你的面子往哪里搁？”我立即笑道：“修炼大法，是全宇宙中无比荣耀的事情。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我愿意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会羡慕我是大法弟子。”丈夫立即无语了。

不久，学校安装了摄像头，每个教室都有，而且是直对着讲台。我明白这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在吓唬我，不让我救学生。我就经常对摄像头发正念，不准它被邪恶利用，干扰我救学生，我让它记住“法轮大法好”，选择美好的未来。

学期快结束的一个晚自习，我象往常一样，戴着讲课用的耳麦，开着教室门，正念十足，在摄像头下堂堂正正的给学生讲了大法真相。明白大法真相的学生都退了队。

一天，我来到教导处，某同事告诉我说：“有的老师说

了，这学期快结束了，小某老师（指我）又要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了。”我笑了。我牢记师尊的教导：“一个不动能制万动！”[1]谁说什么，我也不动心。另外空间的邪灵想吓唬我，我不怕，谁也阻挡不了我救人。

我在心里给他们加正念：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已经认可了我讲法轮功真相，也希望听我讲真相，他们好得救啊！果然，后来我给他们讲真相，多数都听，有的同意“三退”，还说谢谢我。给学生讲真相，我还是按计划进行。我悟到，越是堂堂正正的不怕，越没事。师尊保护着我，平平安安的走了过来。

一次，在讲真相之前，我问学生：“你们愿不愿意听老师讲法轮功的故事？谁愿意听，就举手。”我看到好象全班学生都举手了，却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面的学生没举手。学生们都愿意听我讲真相，绝大多数学生都自愿退出了少先队。

这次我讲完大法真相后，没举手的学生的家长发短信给班主任（也是级部主任），说我讲法轮功，还让她儿子退少先队，让她气的发抖。级部主任不得不跟校长说了此事。于是，校长不让我教课了。

我想，我不能听旧势力的安排，我要当主角，否定邪恶的迫害，我就走师尊安排的路。我对学生们说：“老师没有错，说的都是对你们好的事，是实话、真话。学校这样对待老师是不对的。那位学生家长不明白真相，我不怪她。只是今后不能给大家上课了，老师舍不得你们。你们要记住老师讲给你们的话，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保平安。”

许多学生都哭了，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善良的级部主任眼里也充满了泪水。我跟学生说：“你们把这件事告诉你们的家长，如果家长愿意，可以给学校打电话，要求恢复老师上课的权利。”学生们得知是那个学生母亲做的这件事，就都指责那个学生，那个学生的母亲也不闹了。

我平和的跟校长说：“我讲真相是在救学生，而且我说

民小人妒嫉、害怕，利用中共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并伪造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因我讲真话，就把我抓进来了。”他说：“知道了，你先洗漱，明天你好好给大家讲讲。”我心里一阵热乎，是师父让我救这些人哪！

第二天，牢头说：“现在讲吧，好好给大家讲讲。”我就讲了我上次被非法关押在异地时，给一个县领导讲真相，他明真相后得福报的真实故事。通过这个故事，监舍多数人都明白了真相，有人当时就同意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牢头说：“我向来对你们师父和法轮功很尊重，从来没反对过。”当晚他把我从十三铺调到了三铺。

“出去我找你学法轮功”

一个农村小伙子，精干实在，因为宅基地、土地问题与人发生纠纷，被构陷到公安局，警察就把他关了进来。我讲真相后，他听明白了，退出了共产党的组织。一天他跟我说：“出去后，我找你学法轮功。”我说：“好，出去后你来找我，我教你。”

在看守所，我时时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注意自己的言行，为别人着想。天气冷我把自己的衣服让他们穿，节省下饭菜分给他们吃（这在里面除牢头外是不允许的，牢头、二牢头会骂的，我把这些规矩给改了），所以监舍的人对我很认同和尊重。

一次，我把自己的衣服卷成枕头给某李犯枕，他激动的说：“谢谢！”牢头说：“某某会在乎你个‘谢谢’吗？他在乎的是你说‘法轮大法好’！”

牢头是研究生学历，原是某公司的一个副总。因为吸毒和涉及几亿传销资金案被关了进来。他是中共党员，对共产党的邪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退党很认同。但是，中共邪党的流氓习气和管理作风、党文化在其身上也时有表现：看人下菜碟，见风使舵，动辄大发雷霆，张嘴骂，动手打，因此监舍的人也都看他的脸色行事。

他对我却很好，不让我叠被，不让我站班，也不让我做³⁵

队组织），救度狱警和关在看守所的人。

狱警队长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一進看守所，狱警把我领到狱医室做例行检查。我跟狱医说：“我患病多年，要命的病都得过四、五次，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都好了。”他问我原来有过什么病，我说：“失眠、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肺气肿、肺心病、慢性咽炎、慢性胃炎、肠梗阻、腰椎颈椎病，抑郁症。”狱警一听，撇撇嘴：“你别说了，炼功能炼好这么多病，我才不相信呢！”我正要开口，医生接话了：“确实能，炼功对身体确实有好处，有不少人炼功把病炼好了的。”

狱警一笑，把我带到另一房间去理发。因为都得剃光头。我不理发，狱警说：“进来的都得理，你为什么不理？”我说：“我炼法轮功没有违法，没有犯罪。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时进来一个中年男子，狱警说：“队长，他不理发。”队长问为什么？我同样回答了他。队长说：“我们也没说你违法，没说你犯罪。里面不让带洗头膏，你不理，头发脏了你不难受？”

我看队长是出于善意，就让理发了。这时就听队长说：“这共产党也太邪了！人家炼个功，就把人家抓进来，好人都不会放过，真是完蛋了！”一个年轻狱警说：“法轮功是×教，天安门自焚……”队长立即打断他的话：“那是假的！当时我就在现场，我就在天安门广场，那是演的戏！”

牢头让我好好给大家讲讲

接着狱警把我送到监舍。牢头过来问我多大年纪了？怎么进来的？我说炼法轮功。他说：“炼法轮功也进来？”好象有点不相信。他说：“怎么回事？你说说。”

我说：“原来我浑身是病，几次差点就没了命。中西医、偏方、保健品、求神拜佛都用过了，反而病的越来越厉害。炼法轮功后，我的病都好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因上亿人修炼，江泽

的都是实话，是真话。你换老师也很为难，是吧？而且，我没犯错误，你不应该剥夺我讲课的权利。”我又找了副校长和两个班的班主任，分别对他们说：“你们考虑考虑，想好了跟校长去谈谈，然后告诉我。”

校长本来就是保护我的，他同意我继续上课。我堂堂正正的返回了讲台，让老师和学生们对大法有了正念。

二、正邪较量 邪不压正

有一次，我在晚自习给学生讲大法真相，一名女生被中共邪灵因素操控着捣乱，我就简单的制止了她，心里对她有点不满。修炼很严肃，这个心性上的漏洞就被邪灵钻了空子，这名女生回家告诉了家长。家长不明真相，打电话到校长室，威胁说如果校长不换老师，她就要反映到教体局。校长又不让我上课了，让后勤主任把我的办公用品搬到实验楼的一个小办公室，也不让我和其他教师接触。

周一，镇教委和校长通知我到会议室谈话。我不惊不怕，我向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切都听师尊的，求师尊为我做主。”同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和干扰大法弟子救人、阻碍这些世人得救的共产邪灵。

我来到会议室，面带微笑的和他们打招呼，只当作是朋友见面一样，气氛很祥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当好主角，掌控今天这个局面。我没把自己放在被教委主任等人“谈话”的位置上。这时，教委主任说什么根据内部文件，法轮功是“×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不准在外边炼，在家里也不准炼。我立即站了起来，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自由，迫害有罪！”他仿佛没听见，还在说着。我就开始发正念，他还在继续说。

为了不让他对大法犯罪，为他们好，我快步来到他身边，大声说：“某主任，你别这样说。善恶有报，保护大法弟子有福报，迫害大法弟子有恶报。我希望你们都得福报，保平安。请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平安。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的话音一落，就听到有人说“嗯！” 27

教委主任和他带来的人都起身走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

没想到，我刚一放松，校长就说：“你先别走，等一会儿学校有关方面负责人要找你谈话。”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听您的，一切求师父为我做主。”教委的人等一离开，我立即走出会议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一会儿，校长来了，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校长对大法有好感，已经答应退党。他和气的说：“某老师，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我跟你说说心里话。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教委和学校都尽量在保护你。但是现在不能让你继续教课了，这是上面的意思。你要是觉的闷，就出去走走，散散心。”我指着沙发说：“您坐下，我有话跟您说。”他就坐下了。我就又给他讲了更多的大法真相，劝他不要参与迫害，要保护好自己。我说：“你原来说同意退党，我已经给你退了，你平安了。”他高兴的说：“好，好，谢谢你。”以后，我给每届学生讲真相，他都暗暗的保护我。

三、苦心加用心 救单位同事

我们单位的同事近百人，历经数年的时间，我几乎给他们都讲了大法真相。有个别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人，我也用电话、彩信或请海外同修给他们讲了真相。开始时，我不好意思开口讲真相。后来我悟到，我身边的同事就是自己该救的众生，责任重大，责无旁贷。我单位的同事大都很善良，对我也挺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多数同事对我是尊敬的。

师父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2]。这些可贵的生命，历史上都曾经是师尊的亲人，我很珍惜他们，时时牵挂着他们。我提醒自己，务必在大淘汰来临之前，给所有的人都讲真相，为的是他们都能得救。

前几年，先讲基本真相，做铺垫。我给他们每个人用彩信发真相；再用语音电话劝退；再找机会，面对面单独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因为大多数人我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下班和午餐时间，找机会给他们单独讲真相。

一天，我看到一个级主任在操场打篮球。我曾多次给他

多个同修协调好，出入别的小区不方便，就互相鼓励，约定在自己小区正念发真相资料。又给众多摄像头发正念，和同修一起出去贴真相资料标语救人。救一个是一个吧，救一个就是连带着他的宇宙众生都得救了。

我吃饭尽量简单些，现在这珍贵时间用来吃好的喝好的，我会觉的对不起师尊。丈夫愿意吃饺子，我就包一些只下给他吃，让他多吃几顿。丈夫看我这么节约时间，很长时间不让我包饺子了，我就鼓励他出去到好的饺子馆去吃，还买给母亲吃，既平衡了家庭，又节省了修炼时间。有时候做好晚饭让丈夫先吃，我就先到自己小区内发一些资料或破网卡，再回家吃饭。

现在的时间是师尊用巨大付出为我们换来的，还有许多世人还没有得救，我还有许多人没修去。我会牢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使命和责任，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不辱使命，做好自己该做的，跟伟大的师尊回到真正的家。

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浩然正气来自于大法

文：山西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好！

二零一九年九月，我再次被邪恶迫害，非法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善待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包括狱警及公检法人员，用自己的言行来证实大法，同时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

心里感到很欣慰。

一位副校长说：“大家都在保护你，你看不出来？派出所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你在外面讲法轮功，都被我挡回去了。”我立即接住话题，我肯定了他们，给他们加正念。我说：“我知道大家都在保护我，你们都是好人。谢谢你啊！你保护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可是今天你们也没跟我说呀，我一来就给我照相。”校长笑了，说：“我是叫你搬到小屋里办公。”

我说：“修炼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我一身的大病，都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好的。当初中国就有一亿多人学大法，现在大法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又对校长说：“校长，你叫我搬到小屋里去办公，我听你的安排。”校长很满意的笑了，说：“好。”我说：“在哪里，我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都一样救人！”

有一个副校长听了我的话，呵呵的笑了起来，校长也笑了，说：“这是走走过场，签字画押就不用了。你走吧，回去吧。”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谢谢校长，谢谢你们这些善良的人。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将来的天灾人祸大瘟疫中，就能躲过灾难。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的。”

五、抓紧时间

今年大瘟疫来袭，在最紧张的封城的日子里，派出所警车鸣笛巡逻，大喇叭播放不准随便出门。我不动心。来了这方面的威胁短信我一个不看，立即删除，不接受任何威胁的东西，我也不害怕。那个封锁只能封住常人，封不住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不管用。本地区精進的大法弟子到同修家里办正事，只要发正念，开车门卫就给开大门，步行或电动车就给开小门，小门开着时门卫像没看见一样。

我和同修互相鼓励，克服怕心、困难，依然坚持走出去参加集体学法，风雨无阻，路上随缘发资料或讲真相。我们

班的学生讲过真相，他都保护了我。我对他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保平安。你把你加入的那个党、团、队都退了吧？因为共产党太坏了，杀人如麻。现在又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老天要清算它了！当时你举着拳头发誓，说要为它献身，就是把命交给了它。”他说：“谁给它献身？我才不给它献身，我得好好活着。”我说：“好，那你把党团队退了吧，把这毒誓作废，好好生活下去，好不好？”他痛快的说：“好！”我说：“祝贺你得救了！你跟家里人也都说说，让他们也平安，全家都平安！”他开心的笑着说：“谢谢！”

一天，一位中层干部得了重感冒，见了我就说：“我快不行了，活不下去了。”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吧，马上就会好。”他念了，很快就好了。他高兴的来找我，退了党团队，还要了真相U盘。

还有一位美术教师，就是不肯“三退”。我不放弃，又找机会给他讲了好几次真相，他还是无动于衷。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瘟疫来了，学校让他当防疫员。看到他穿上一身白色肥大的隔离衣进行演习，我对他生出了慈悲心，希望他这个善良的生命能安安全全的，不受中共病毒的侵袭。我发了正念之后，又去给他讲了真相，再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他害怕瘟疫，同时也被我的诚心善意感动了，终于答应退出了中共党团队。

一天中午午休时，我给一名代课的老师讲真相。我告诉他因为教材中有诬蔑大法的内容，某政治教师照本宣科诬蔑大法，参与了迫害，这很危险，我告诉他许多教政治的教师遭了恶报。结果等我上完下午第一节课回到办公室，那个代课的老师就接到校长的内线电话，然后，他冲我说：“某老师，校长叫你去。”

我来到校长室，校长说：“有个政治教师冲进办公室来，就大声吆喝：‘校长，你管不管，你不管的话，俺全校政治老师要联名上告到教体局了啊！’”校长问我：“你是怎么

给那位代课的老师讲的？惹人人家生气了？”我向内找，知道自己错了，有些话讲的不合适，被邪灵钻了空子。于是，发正念清除自己不好的人心，无怨无恨，象什么事没发生一样，依然对那些政治老师们好。

一天下午，我看办公室只有我和代课老师两人，我就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讲了简单的大法真相。他很高兴的笑了，接过护身符说：“好，好，平安平安，谢谢你。”

一天，办公室主任说本办公室要举行一次聚餐。我想这是师尊让我去讲真相，我就去了。当我一進饭馆，看见了在座的十多个中层干部，我明白了，这是师尊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坐下后，我一直默默的发正念。最后，我主动站起来，给大家敬茶。我说：“我今天跟各位主任坐在这里吃饭很高兴。你们都很善良，平时对我都挺好，都在保护我，我希望你们平安。请你们一定要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平安躲过灾难。”一位副校长马上站起来，举杯说：“来，让我们在大法的保护下，健康长寿！”大家都站起来碰杯，开心的笑了。

一般教师可以隔一年教一个班，校长分派不下去时，就让我每年教两个班。我不计较，苦点累点我不怕，多教学生还可以多救人。我说：“我修炼大法，身体好。大法师父教我们干工作不挑。”校长听了，很高兴的笑了，并在全体教师会上表扬我说：“某某老师每年教两个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希望大家向她学习。”这样，我给同事们讲真相时，他们更接受了。

四、在校长室的谈话

校长虽然退了党，但在职位和利益的驱使下，还是不敢说法轮大法好。当着别的教师的面，还会吼我，即使不是发自内心的，影响也不好啊！我不怪他，但我看到有的教师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就不敢听我讲真相，我想影响别的教师、学生得救，这可不是小事。我想，我要进一步给学校领导们讲真相，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

法！修炼大法是合法的，把出版大法书籍有法律保护的文件给他们看看。

一天，一位中层负责老师叫我，说校长们找我有事。我知道机会来了，我必须做主角。我在心里说：“一切求师尊做主！”我拿着自己在学校电脑上下载，然后打印的《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十号文件》和一张平时用的工作表格就去了校长办公室。我不是去配合他们谈话的，而是去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的。

一進校长室，我就看到他们已摆好了阵势。有一个大沙发空着，他们让我坐，我不坐，我就坐在边上的一个凳子上。校长说：“得照个像，发给教体局，证明已经找你谈过话了。”我立即说：“我不照，别给我照，你们别干坏事。不要听坏人的，不要参与迫害。”我用手去盖准备拍照教师的手机，正色劝阻说：“某某，你别干坏事，别照，这是对大法弟子犯罪，将来危险，会被淘汰。”他就不敢照了。

我说：“大家听明白了，修炼法轮大法是完全合法的。我这里有文件，你们看看。”校长说：“不看！”我说：“不看，我就读给你们听。”刚读了文件的题目，校长就大声说：“我叫派出所警察来抓你！”拿出手机好像要拨的样子。这时候，前面说过的那位副校长立即站起来保护我，急促的吼我：你坐下！我说：“你看看这文件吧。”

我记住师尊说的：“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的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3]我守住心性，不和他们争斗，善意的理解校长的难处和压力。为了给校长下台阶，我态度平和的把表格给校长递过去说：“校长，我是给你来送表的。”这时他不给警察打电话了，说：“别扯开话题！”我笑了，缓解了气氛。

接着，我理直气壮的大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合法！”在场的人，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他们都安静认真的听着，我听到自己响亮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响，我就是要来这儿喊出这几句心里话的。我喊完了，